

早期閩南語戲文中「句」的語意詮釋：

語意延伸和語用推論*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探討十六世紀以來早期閩南語源自多功能詞「故」的演變。明清《荔鏡記》、《荔枝記》戲文（萬曆本除外）中，「故」以借音字「句」書寫。本文考察早期閩南語文本中「句」的分佈，並捕捉出上下文所引發的語意，以「依舊」意為源頭探討「句」的原意和擴展的語意如何有理據的貫穿起來：「仍舊」的持續不變意如何衍生出「再次」意，「再次」意又如何延伸為連結兩個事態或兩個語料，從連結兩項事態或語段，進而因上下文的語用推論而產生轉折意，或不連續的對等平行標記。連續不斷的不變性如何發展出程度的加強語。另外，本文也討論了這個語詞的同義並列的複合化現象，複合化的現象使語意更為明確。約言之，「句」常兼有仍然意和轉折意，但轉折意是依上下文的信息推論而得，尚未固定為詞彙意。

關鍵詞：明清戲文，閩南語，語用推論，轉折意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 NSC 102-2923-H-007-001 研究成果之一，謹此銘謝。論文修正過程中承蒙匿名評審不吝匡正，特申謝忱。此外，劉立葳論文校稿鼎力相助，不勝感激。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flien@mx.nthu.edu.tw

一、前言

本文探討十六世紀以降明清戲文中「故」的多重功能及其演變。早期閩南語戲本包括《荔鏡記》／《荔枝記》（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19）、順治（1644-1661）、道光（1821-1850）、光緒（1875-1908））等五個刊本（吳 2001abcd；泉州 2010）。「句」可能是「故」的借音字，五個刊本其中四個刊本都寫做「句」，但萬曆刊本以「故」書寫。本文忠於原文，以「句」字來代表詞源「故」。

借音字「句」的詞源為「故」。¹「故」的多重語意除了名詞和名前形容詞的語意外，前人研究都指出歷來文獻有「本來」、「仍然」、「常常」、「特意」（張 2008；太田 1988, 1991；江 1988；江、曹 1997；羅 1993；楊 2004）。明清文獻中的「句」有「仍然」、「再次」、「竟然／卻」、「更為」的語意與功能。「句」的多重功能之間的關係有脈絡可循，比如「仍然」和「再次」的聯繫可能與不同事件類型有關。本來是不變持續推廣為動態有界的事件的反覆。一旦事件產生二元連繫，進一步推演出實虛事態的對照，又因特定語境而塑造出轉折的語意（Paris 1988；Michaelis 1993；Yeh 1998；楊 2004）。

「句」既然有多重的語意，歧義的化解（disambiguation）成為不可迴避的問題。「句」的歧義化解和它在句子中所佔據的結構位置有關。近年 Rizzi (1997) 等人提出語法功能詞的階層結構，以低層至高層依次分成 VP（動詞詞組）、TP（時制詞組）、CP（complementizer phrase，補語標記詞組）。本文所論的「句」所表達的「仍然」、「再次」、「更為」意都與 VP 有關係，充當其副詞，而「竟然／卻」之意或句末助詞則在 CP 層次之上，與涉言語勢（illocutionary force）脫離不了關係。至於「轉折」意的落實則要訴諸語用信息的掌握，推論意如何浮現、如何定規化（Zimmermann 2009）。

但是「句」的轉折義是如何確定的？轉折義是某一命題的論斷和襯托的推論的背景義相悖所引發的語意，如「他一貧如洗，卻怡然自得」中，「一貧如洗」一般的推論義為「過鬱鬱寡歡的生活」，但第二句的論斷「怡然自得」和這樣的推論義

¹ 從詞源的訓解來看，「故」和「固」顯然有牽連的關係（楊 1979：94-101；裴 2012：307-329；楊 2004）。音韻上兩者都是去聲古暮切，雖屬同音詞，但恐怕也有詞源上的關係。

相抵觸，因此產生轉折義。可以看出，轉折義的確定須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命題做依據，甚至需訴諸更大的上下文。「句」的語意擴展也部分起因於語境中引發的推論義。Heine (2002) 所提出的語義演變四個階段論很適合用來說明「句」的語意發展。

Heine (2002) 將語義的演變分成四個階段：(1) 起始階段、(2) 過渡階段、(3) 轉變階段、(4) 規約化階段。第一階段保有原始語義，上下文沒有限制；第二階段中特定上下文引發新語義，新舊語義並陳，但新義還未規約化；第三階段新上下文與舊義不相容，舊義退居幕後；第四階段新義不須特定上下文支撐，新義規約後取代舊義。試以非洲語 Swahili 為例，taka 第一階段為有自主性「欲求」之意，第二階段，除原有的欲求之意，還產生「將要」的新意，此意可與死亡、掉落、枯萎等不帶自主性的動詞搭配，第三階段「要」的新意取代了欲求意。Heine (2002) 的語義演變階段論可以用來更適切地說明「故」的語義演變。「故」的副詞用法不外「本來／素來」、「仍然」的較原始語義和後起的轉折之義。從明清閩南語戲文的語料來看，「句」（「故」的假借字）的語義並不是非甲即乙，而是甲乙兩義並存，算是處於過渡階段或轉變階段。在本文正文的討論中將會證實這點。

歷來各家注解「故」，如不論名詞的用法，就副詞或連詞而言，不外乎「舊」、「原來」、「特意」、「反而」（以上為副詞用法）以及「所以」（連詞用法）。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時期（及東漢時期），「故」就有仍舊、依然之意，如「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到中古時期（即魏晉南北朝）雙音節依然之意出現於其中，「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冥祥記》）（太田 1991：47）。這裡「猶故」同義並列，「故」的「原來」轉「依舊、依然」語義更加穩固，兩者有持續不變之意。如有悖逆的情境下某種狀態持續不變，很容易產生轉折之意。在這種情況下，語者所推論出的轉折意與原有的依舊意並存。另外，持續不斷的不變義，容易推導出再次義及額外意，依然義為無界 (atelic)，而再次義為有界 (telic)。²

² 「故」的依然、仍然之意反映南北朝（四、五世紀）或更早（東漢）時代層次，這裡所引述的例子可以支持這樣的看法。《冥祥記》是南北朝南齊時代的作品，南朝宋的《世說新語》也表明「故」帶有仍然之意（張 1998：348-349）。閩南語「還」不做仍然解釋，顯見「還」當成仍然講，大體來說應是北方方言特徵。〈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樂府或許回溯到東漢時期。表示仍然的「還」（是）出現於漢語方言中的官話、徽語、湘語、贛語、客語中，不出現於吳語（揚州除外）、粵語、閩語（潮州除外）（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95：602）。南方方言的一些次方言中帶有仍然意的「還」，可能是受北方方言的影響所致。從現存的文獻來看，近代漢語的「還」最遲到唐代就發展出轉折意（蔣、吳 1997：420）。

雖然「句」的語意詮釋和根據上下文的信息所做的語用推論有密切關係，但是語用推論所得的語意和「句」在句中的句法結構位置也息息相關。Rizzi (1997) 所開發的功能範疇層級，在詞彙層之上還建立 TP 層，其上還有 CP 層。TP 層涵蓋動相 (aktionsart)、體貌 (aspect)、情態 (modality)、語態 (voice)，中間可穿插否定 (negation)，CP 層涵蓋語氣 (mood)、語勢 (force)，主要反映交談者的互動關係。「句」的依然時間意和轉折意正可用這種功能階層論加以闡明。

初步的來看，就功能範疇層級而論 (Rizzi 1997)，「句」的依然意應屬 TP 層，轉折意應屬 CP 層。我們可預測轉折意的「句」只能出現於否定之前，不能出現於否定之後，除非句子的語氣由直陳式轉變為反詰問句。本文審視「句」的分佈是以功能範疇層級的概念作為借鏡。³

本文考察明清時期戲文中的「句」的結構位置及其語意、功能。論文的架構如下：除前言和結語外，第二節討論「句」在其他語詞之前的語意詮釋，第三節討論「句」在其他語詞之後的語意詮釋，第四節交代「句」的並列式，第五節做綜合討論，從明清文本的比較中，追尋「故」演變的軌跡。

二、「句」在前的構式

本節分成八個部分：(一)「句」+「是」／「有」，(二)「句」+否定詞，(三)「句」+情態詞，(四)「句」+副詞，(五)「句」+方位詞組+動詞，(六)「句」+比較意副詞，(七)「句」+動詞，(八)「句」+「也」。

(一)「句」+「是」／「有」

「是」和「有」雖然都是動詞，但與前面的「句」搭配的頻率相當高，且「句」在這類構式中產生轉折之意，因此特別當作一類來討論。「句」是多意詞，沒有上下文很難判斷其所表現的語義，因此要化解歧義 (disambiguate)，就非交代其話語的情景不可。以下的分析也遵循先交代場景、再做詮釋的研究策略。

³ 蔡維天在〈從生成語法看漢語蒙受結構的源起〉(蔡 2015: 394-425) 一文中從功能範疇的階層的觀點論證，漢語動詞「要」、能願助動詞「要」、義務情態詞「要」、即將用法的「要」、未然語氣的「要」，分別佔據動詞詞組、能願助動詞組、義務情態詞組、時制詞組、知識情態詞組的結構位置。此外，蒙受「給」、受惠「給」、授予「給」分別位居補語層、曲折層、詞彙層。本文從功能範疇階層的觀點來探究「句」的各種語意的句法結構分布正可與蔡的發現相互印證。

1. 「句」+「是」

「是」是繫詞，充當主語和名詞性謂語之間的接榫 (linker)，也可擔任標示焦點的標記。「句」源自「故」，文獻中所反映的基本語意是仍然、依舊，帶有副詞的功能。「是」作為繫詞結構位置比一般謂語還高，但是比副詞還低，因此「是」出現於「句」之後是可預期的。⁴

「句」和後頭的「是」結合時，可表示依然，或兼表依然和轉折之意。

以下場景是益春偕五娘同李姐賞燈，和林大不期而遇，益春問李姐（丑）：「什麼人舉止那麼沒檢點？」李姐回說：

- (1) 丑 查某仔，句是西街林大爹。(4.421 順治)⁵
 (姑娘，他卻是西街林大爹。)

言下之意是說，即使林大爹行為粗魯，畢竟他還是有錢的富戶，因此「句」傳達轉折的語意。

此段場景，陳三佯裝磨鏡師，學他師父唱歌，益春聽了調侃陳三說，三歲小孩都會唱，陳三以「句」辯解：

- (2) 生 只句是阮師父傳個。(9.151 順治)
 (這可是我師父傳下來的。)

意思是說，雖然我唱得不高明，這卻是師父傳給我的，因此轉折之意相當明顯。

2. 「句」+「有」

「有」是常見的動詞，而「句」是副詞，因此「句」出現於「有」之前是預料中的。「有」不可能出現於「句」之前，文本所呈現的也如此。

⁴ 職是之故，「是」不能出現於「句」之前，檢視明清戲文，所呈現的語料也支持我們的假設。文本中倒有「既是句早，我呔你聽」(9.006 道光)(既然還早，我說給你聽)，此句不算例外。「既是」意指既然，已經成為標示原因附屬子句的連詞，其結構層級已在 CP 層之中，自然比副詞性的「句」還高。

⁵ 括弧中點之前的數字代表第幾齣，點之後的數字代表第幾行。最後列出明清戲文的簡稱。

「句」和後頭的「有」結合時，表現仍然或轉折之意。

以下的對話背景是林大拜訪卓秀，當時潮俗主人通例以檳榔待客，爭是林大，末是卓秀，貼是春來（卓秀之婢女）。前文已述及卓秀呼喚春來捧茗請林大爹，春來已遞上了檳榔，經過一番調侃之後，貼（春來）又禮貌地請林大用茗，林大也客套地說：「我還有，請你爹吧。」如以下對話所示：

- (3) 貼 林大爹，請茗。（3.177 順治）
 （林大爹，請用檳榔。）
 爭 我句有，請恁啞爹。（3.178 順治）
 （我還有，（拿去）請你爹吧。）

此處「句」解做仍然、還之意。「仍然」是指過去的某個時點事態如此，現在的時點事態維持不變，如以 Reichenbach (1947) 的三元時間觀，即事件時間、參照時間、說話時間來看，卓秀剛才（過去某個時間）有檳榔，現在時刻持續有，擁有的事態存在於過去（事件時間），當下（說話時刻）此狀態還存在，因此參照和說話時間合而為一。

在以下對話中，五娘怨恨爹娘將她許配給林大鼻，益春提醒她說，林大鼻畢竟是有錢人家，句子加上「句」帶有轉折之意，即雖然林大鼻其貌不揚，卻是家道富裕。

- (4) 旦 恨爹媽力阮主對林大鼻。（22.037 嘉靖）
 （真遺憾，爹媽將咱許配給林大鼻。）
 貼 林官人伊人句有錢。（22.038 嘉靖）
 （林官人他倒是有錢。）

下句的背景是，五娘得知益春替陳三遞送信來，心中不悅，要捶益春的手，益春申說不要捶手，手是用來端東西給五娘的，五娘說不必了，下句是益春的回應。這句賭氣的話是接著五娘的話說的，暗示即使益春不能端東西，還有陳三可以幫忙端，因此「句」兼表轉折之意。

- (5) 貼 今是不用阮勞，今句有人通捧。(27.074 道光)
(現在不用咱了，現在仍然有人可以端。)

下句的場景是，五娘雖對陳三有意，但矜持未決，拿不定主意到底陳三是否真心，益春說出以下正面的話，有違五娘的預感，因此「句」傳達轉折之意。

- (6) 貼 伊人句有心。(19.020 光緒)
(他倒有心。)

(二)「句」+否定詞

閩南語否定詞「不」 m^7 、「未」 ber^7 、「無」 bo^5 、「袂」 bue^7 、「不是」 m^7si^7 除純否定意之外，還帶額外語意。⁶「不」可能有歧義，有時做純否定解，有時帶有不想、不要的欲求意，「未」是還沒有之意，「袂」是否定和「會」 ue^7 （<「解」 ue^7 ）的合音，「不是」是「不」和「是」的組合。

本節探討前頭「句」和否定詞結合時，如何詮釋。

1.「句」+「不」

「不」有純否定和帶欲求意否定的歧義性。「句」和後頭的「不」結合時，「不」若解讀為欲求的否定，常會引發兼表仍然和轉折之意。

以下場景是林大的母親（即黃家五娘的準婆婆）聽聞她的準媳婦五娘隨陳三私奔，來到黃家一探究竟。應門的是小七（黃家的男僕），林大母親佯裝是黃家的山內姑，小七才為她開門，進入之後林母才表白是黃家的親家婆，小七得知催促她快出去，親家婆回說：

- (7) 丑 人來了，我句不出去。(23.099 順治)
(人家（即林母）來了，我就是不出去。)

⁶ 本文的閩南語的音標主要根據 Douglas (1873)，為了輸入方便起見，音標做了若干的調整。/po/「報」和 /pɔ/「布」的元音區別以 /o/ 和 /oo/ 表示。元音鼻化以 -*nm* 表示，如「三」/sã/ 轉寫為 /sann/。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去、陽入調分別以上標符號阿拉伯數字 1、2、3、4、5、7、8 表示。聲母 *ch/chh* 和 *ts/tsh* 無音位對立一律做 *ts/tsh*。後中不圓唇元音 /ɤ/ 以 /er/ 表示。本文的標示法與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基本上吻合，細節說明可參看。

這裡「句」帶有，小七你期待我離去，我偏不出去的轉折意。

以下對話中，五娘要他的婢女益春去留下陳三，益春回說陳三就是不留下來，表達與預期相悖之意。

- (8) ㄍㄨ 你去留伊。(14.273 順治)
 (你去留他。)
 ㄊㄩ 簡留伊，句不帶。(14.274 順治)
 (奴婢留他，(他) 就是不留下來。)

2. 「句」+「未」

「未」是「還沒有」之意，「句」原來是仍然之意，兩者組合，造就「仍然還沒有」的語意。舉例如下：

- (9) 天色句未光。(29.171 嘉靖)
 (天色還未亮。)
 (10) 句未死。(49.072 嘉靖)
 (還沒有死。)
 (11) 門句未開。(25.016 順治)
 (門還沒有開。)

「句未」前頭可以再加上「夭」，「夭」原意是「還」，語意和「句」相近，因此形成同義並列的複合詞，語意彼此加強意指「尚未、還沒有」：

- (12) 心夭句未飽。(21.113 順治)
 (心還沒有飽足。)

3. 「句」+「無」

「無」是「有」的否定，即「無」是否定+「有」，不是純粹的否定句，和後頭「無」結合時，可兼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

五娘帶著婢女益春，擬與陳三私會，益春要先離去，五娘也要離去。益春說：

- (13) 貼 三哥句無通度亞娘你去。(31.026 道光)
 (三哥就是不能讓小姐你離去。)

這裡「句」表達益春的設想，即便五娘想離去，陳三也不會允許。

以下對話也是轉折之意，陳三對益春表達要五娘十四那天晚上來的願望，益春拂其意，不能讓小姐赴約：

- (14) 生 亞娘十四冥著可早來。(26.126 光緒)
 (小姐十四那天晚上得早些來。)
 貼 十四冥阮句無通乞阮亞娘來。(26.127 光緒)
 (十四那天晚上我們卻不能讓我們小姐來。)

4. 「句」+「袂」

「句」和後頭「袂」相結合時，可兼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

「袂」是否定詞和情態詞「解」（一般書寫為「會」）的合音詞，意指「不會、不能」，為（動態）情態詞 (dynamic modal)。

以下場景是林大央求李婆代他向五娘求親，李婆回說她不會做媒人，「句」表示李婆自己沒法子當媒人，與林大原先的設想相抵觸：

- (15) 丑 我句袂做媒人。(9.052 嘉靖)
 (我卻不會做媒人。)

林大問李婆不能當媒人的原因，李婆回說：

- (16) 丑 我句袂白賊。(9.054 嘉靖)
 (我又不會撒謊。)

此句背景應該是一般而言，媒人說媒常會隱瞞實情，以達到撮合的目的，因此辯白說自己不會撒謊，加上「句」表示不會撒謊，和一般的認定不相容。

5. 「句」+「不是」

「不」後面能接動詞及部分形容詞（如「好」、「著」（對）），不能直接接名詞，但是由繫詞「是」做中介即可，因「句」可以先接「不是」，再接名詞，與後面「不是」結合時，「句」可兼表仍然和轉折之意。

以下場景是，五娘和他的婢女益春和陳三約會，益春想藉故離去，以成全五娘和陳三好事，五娘不同意，要她待在這兒，益春回說：

- (17) **貼** 只句不是三人的事。(18.074 順治)
 (這卻不是三人的事。)

言下之意，這是你和陳三兩人的事，我（益春）不涉及其中。五娘認定是自己、益春和陳三約會的事，但是益春反駁這樣的設想。

綜合本節所論，「句」出現在否定詞之前易引發轉折的解讀，從功能階層結構的觀點來看，「句」應位於 CP 層之中，反映言說者對事態主觀的設想。唯一的例外是「句未」，「句未」只能解讀為還沒有，這可能是因為「未」之中帶有強勢的體貌意義，只能處於 TP 層，不能引發轉折之意。

(三) 「句」+情態詞

情態詞 (modal) 是一般事態之上再加上一層語意，多半與可能世界（可能性或必然性）有關，此外還可能涉及欲求的世界。

從明清戲文中可以看出「句」可以和後頭的情態詞（如「卜」、「愛」、「敢」、「會」、「著」、「使」）連用。

「句」出現於「卜」、「愛」、「敢」、「會」、「著」、「使」等情態詞之前表示又兼和轉折之意。

1. 「句」+「卜」

「卜」beh⁴ 是欲求情態詞。「句」和後頭表欲求意的「卜」相結合時，表示「再次」的語意。

以下是黃九郎（外）對媒人說的話：

- (18) 外 親情完了，句卜大謝你。(13.119-120 嘉靖)
 (親事成了，又要好好的謝你。)

親事成了再要好好地答謝媒人，此處「句」是再次之意，再次是依然意的延伸。

以下的場景，林大造訪卓兄，初次見面，卓兄的女婢春來已捧檳榔請過林大，後來林大有意賞禮給春來，卓兄又命春來捧檳榔來請林大，春來問：

- (19) 林大爹句卜食茗不？(3.223 順治)
 (林大爺還要吃檳榔嗎？)

此句「句」是「還」之意，有再次之意，再次是依舊意的延伸。以下三句中「句卜」的「句」也是再次之意：

- (20) 外 親情完了，句卜大謝你。(13.011-012 嘉靖)
 (親事成了，又要好好的謝你。)
 (21) 貼 阮啞娘句卜出來了。(11.276 順治)
 (咱小姐又要出來了。)
 (22) 貼 伊人句卜錢。(41.069 道光)
 (他又要錢。)

2. 「句」+「愛」

「愛」ai³ 是表喜好之意的情態詞。「句」和後頭表喜愛意的「愛」結合時表示再次之意。

下例是卓兄和林大賞燈，卓兄（末）問他：

- (23) 末 林兄你句愛看不？(6.231 嘉靖)
 (林兄你還要看嗎？)

這裡「句」為「還」之意，即再次之意，林大（淨）回答說：

- (24) 淨 我句愛看燈。(6.232 嘉靖)
 (我還要看燈。)

這裡，「還」也是再次之意。這兩句的「看」，都是觀看之意，但是前次或後來觀看的對象不同。

以下，益春這樣形容五娘的性格、行為：

- (25) 貼 阮亞娘只拙久性快，句愛打人年呢。(32.047 道光)
 (我們小姐向來性子急，又愛打人呢。)

「句」是又兼之意，表示性子急又愛打人。

3. 「句」+「敢」

「敢」kann² 是表勇敢之意的情態詞。「句」和後頭表示不畏縮的「敢」結合時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

以下的場景是媒人李婆和五娘的對話，李婆（丑）以姻緣天注定為理由想打動五娘的心，五娘（旦）實不以為然，因此有下面的對話。此處「句」是「還」之意，五娘本不期望李婆說親，現在又敢來說三道四。這句兼有再次和轉折之意。

- (26) 丑 姻緣，都是五百年前注定。(14.055 嘉靖)
 (姻緣都是五百年前註定。)
 旦 句敢來我面前說三四！(14.056 嘉靖)
 (還敢來我面前說三道四！)

以下，五娘問益春說以後還敢嗎？有「以後」的字眼，表示現在或過去和將來的對照，因此有再次之意：

- (27) 旦 你後句敢？(11.073 順治)
 (你以後還敢嗎？)
 貼 後不敢使伊。(11.074 順治)
 (以後不敢使喚他。)

4. 「句」+「會」

「會」ue⁷ 是表能夠、能力的動力情態詞或可能的認識情態詞。「句」和後頭表能夠的「會」連用時，表示仍然或轉折之意。

「句」後面帶動力情態詞，表示「又」之意，又為仍然／仍舊的延伸：

- (28) **貼** 人客，恁師父磨鏡，句會唱歌。人客，恁會唱袂？（19.052 道光）
 （客人，你師父磨鏡，又會唱歌。客人，你會唱嗎？）
- (29) **生** 唱歌，小人會，恐畏不中恁聽。（19.053 道光）
 （唱歌，小的會，恐怕你覺得不中聽。）

益春提醒陳三（生）磨鏡、唱歌這兩項技藝他師父都會，此處的「句」表示再、又之意。

下例中的「句」也是「還」之意，還額外帶有轉折之意：

- (30) 兄弟你句會困得。（34.031 光緒）
 （兄弟你還睡得著。）

5. 「句」+「著」

「著」tioh⁸ 是表必要的義務情態詞。「句」和後頭表示「得、必須」義務意的「著」連用時，兼表仍然和轉折之意。

黃五娘的母親力勸女兒嫁給林大，但五娘不肯，表示與其嫁給林大，不如削髮為尼，因此黃母說出下列的句子：

- (31) **末** 做尼姑，句著受得磨。（5.760 順治）
 （做尼姑，卻要受得了折磨。）

言下之意，做尼姑還得受折磨，「句」表示一事又兼另一事，也兼表示轉折之意。

以下的場景，益春斥責陳三妄想他家小姐出來接磨好的的鏡子，陳三回說，即使不出來接鏡子，還得算工錢給他：

- (32) **貼** 恁只一人，想阮亞娘有出來共恁接鏡？（19.100 道光）
 （你這人，妄想咱小姐出來跟你接鏡？）
生 句著算工錢還小人。（19.101 道光）
 （卻還得算工錢給小的。）

這裡轉折意似蓋過又兼意。

6. 「句」+「使」

「使」sai² 是帶需要之意的義務情態詞，加上「句」表示「還」、「又」之意。以下是陳三（生）和益春（貼）的對話。益春話中「句」表達「還」之意，問句當做反詰問句使用：

- (33) **生** 我是官家有蔭仔。（21.027 道光）
 （我是官宦人家受到庇蔭的子弟。）
貼 你那卜是官家有蔭仔，句使來做只勾當？（21.027 道光）
 （你要是官宦人家受到庇蔭的子弟，還需要來做這等事？）

下句中「句使」也有反詰語氣的功能：

- (34) 句使來做只較當？（17.035 光緒）
 （還需要來做這事兒？）

總體來說，「句」出現於情態詞之前，容易引發又兼的解讀，但也不排除轉折的解讀。兩者可以同時並存，如 (30) 所示。又兼指兩事相成，有彼一事，依舊有此一事。又兼與原意依舊一脈相承。又兼意與事件息息相關，結構位置在 TP 層之中，而轉折意則屬 CP 層。

(四) 「句」+副詞

「句」本身就是副詞，後頭可再接另外的副詞「都」、「即」、「亦」，也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

1. 「句都」舉例

「都」是兼有全稱和轉折之意的副詞 (Lien 2015)。「句」和「都」連用時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

下例的背景是，益春在聽了陳三擔憂的話之後給予建議，說如果陳三和五娘雙方話不投機，那麼五娘心裡仍然不會相信，這裡的「句」有仍然之意：

- (35) 貼 那是話說都未投機，伊許心內句都未信。(14.324-325 順治)
 (要是說話都不投機，他那心裡仍然不信。)

下例的背景是，陳三佯裝磨鏡人來到黃家磨鏡，益春對五娘說這位陌生人她(益春)仍然認得：

- (36) 亞娘，只一人客句都認得。(19.021 道光)
 (小姐，這客人(益春)仍然都認得。)

下例的「句」是表示仍然之意：

- (37) 共君相惜，心句都未識飽，今旦隨綴君走。(34.060 道光)
 (和君相疼惜，心中仍然都不感到滿足，現在跟隨夫君私奔。)

2. 「句即」舉例

「即」用於強調後頭的焦點標記「是」的語意，前頭的「句」表示仍然之意：

- (38) 想許陳三，阮句即是恨伊亞。(27.068 道光)
 (想那陳三，咱仍然就是恨他啊。)

3. 「句亦」舉例

「亦」是也之意。「句」和「亦」結合時表示仍然和轉折之意。下句的背景是漫長的夜晚那麼清清冷冷，在這種不如意的情境下，依舊沒人可以借問：

- (39) 長冥那障青く冷く。(33.026 順治)
 (漫長的夜晚那麼清清冷冷。)
 句亦無一人通借問。(33.027 順治)
 (依舊／卻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借問。)

(五)「句」+方位詞組+動詞

方位詞組+靜態性姿態動詞，表示事態的持續，因此「句」帶仍舊不變之意，如：

- (40) 夭句許處立。(22.262 嘉靖)
 (還在那兒站著。)
 (41) 句在許戲房內處坐。(30.081 順治)
 (還在那戲房裡坐著。)

(六)「句」+比較意副詞

「句」加上修飾程度形容詞的比較意副詞「可」(<「較」)khah⁴可充當程度加強詞。這裡「可」相當於英語的 more 或 -er，「句」相當於程度形容詞的加強語，如 still more interesting、still better。「句」這樣的加強語功能是原意依舊發展而來的。

- (42) 只一後生句可惡。(43.014 嘉靖)
 (這年輕更加兇惡。)
 (43) 亞娘你那是學伊，那卜學伊，句可強伊。(27.086 道光)
 (小姐你那是學他，要是學他，比他更強)
 (44) 簡看啞娘你句可疼伊。(11.190 順治)
 (奴婢看出，小姐你更疼他。)

(七)「句」+動詞

「句」後面緊跟著動詞，如「疑」、「痛」、「罵」，表示還是和轉折之意。以下舉例說明。

益春（貼）認為陳三擲荔枝擲錯了手，才會擲到五娘。陳三（生）反駁說，如果擲錯，為什麼不會擲到別人？益春辯說，五娘內心還是懷疑陳三是否真心。此處「句」是仍然之意。

- (45) **貼** 高樓上揆荔枝是錯手，⁷ 有乜情意。（24.338-339 嘉靖）
 （高樓上擲荔枝是失手，有甚麼情意可言？）
- 生** 好大錯手，都不揆著別人。（24.340-341 嘉靖）
 （好大的失手，竟然都不擲到別人。）
- 貼** 伊許心內句疑你，恐畏不是。（24.342-343 嘉靖）
 （他那心中還是懷疑你，恐怕不是。）

小七（淨）去探望押解中的陳三，回家稟報，故意謊稱陳三已上吊自盡，五娘得知後不知所措，小七做出以下的回應。這句是說，他說謊只是為了試探五娘是否依然疼惜陳三。「句」也同時帶有轉折之意，即使陳三不在人間，五娘是否仍然疼惜陳三。

- (46) **淨** 小人試看：啞娘句痛官人不？（50.058 嘉靖）
 （小的試看，姑娘仍然疼惜官人嗎？）

下句的背景是，陳三私下對益春傾訴，五娘從樓上擲荔枝給他，招惹他，引發他設法入黃家為奴。益春對五娘說了這件事，接著又補上下面一句，意謂陳三背後又罵五娘：

- (47) **貼** 伊人句罵啞娘。（23.082 光緒）
 （他又罵小姐。）

這裡「句」是又之意，即陳三不但埋怨五娘且還罵五娘，接下去就是罵五娘的話。

以下這些例句，「句」後面帶「記得」、「嫌」、「牽連」、「做官」都是還、仍然之意。

⁷ 「錯手」 tsho³ tshiu², Douglas (1873: 90) 解讀為 to kill a man accidentally when it was intended to beat him, 即有意打人卻不經意致人於死。因此這裡「錯手」相當於官話中的「失手」。

- (48) ㄍ 益春，你句記得正月十五冥祿。(20.033 嘉靖)
 (益春，你還記得正月十五夜晚嗎？)
- (49) ㄎ 啞娘，伊句嫌阮村人。(14.042-043 嘉靖)
 (小姐，他卻還嫌棄咱粗俗人。)
- (50) ㄍ 待伊得桃，共恁乜干？(24.031 道光)
 (讓他耍戲，干你什麼事？)
- ㄎ 伊句牽連到咱處。(24.032 道光)
 (他還牽連到咱這兒。)
- (51) ㄎ 阮兄句做官。(10.051 順治)
 (我哥哥還做官。)
- ㄎ 白賊呞話。你兄有官做？(10.052-053 順治)
 (撒謊、胡言亂語。你哥哥有官做？)

除了 (48) 只有仍然意以外，(49) 到 (51) 都兼有還／仍然和轉折之意。

總的來說，「句」出現於動詞組之前保持仍然、還是之意，或產生又再之意，此外，也可能因上下文的語意因素而同時產生轉折意。

(八) 「句」+「乜」

「乜」*mih*⁴原來是甚麼之意，在明清戲文中，「乜」單用可以有那麼、這麼的語意，主要用於讚嘆，但「句」和它連用時，還表示轉折之意。

- (52) ㄍ 伊人句乜樣著切。(26.164 嘉靖)
 (他卻那麼怨恨。)

三、「句」在後的構式

本節分為四個部分：(一) 否定詞+「句」，(二) 「夭」+「句」，(三) 「亦」+「句」，(四) 「才」+「句」。

(一) 否定詞 + 「句」

「句」後面帶否定詞的句子相當多，但是否定詞在「句」之前的例子幾乎沒有，「無句」、「袂句」和「未句」都沒有例子，只有「不句」11例，「不句」是不再之意。在以下的場景中，陳三佯裝磨鏡師，想製造機會與五娘見面，磨完鏡子，要求五娘出來接鏡子，益春覺得可笑，說我家小姐怎麼肯出來接？陳三說出下句，暗示如果五娘出來接鏡，他就不再要工錢。

(53) **生** 我不句卜工錢。(9.274 順治)

(我不要再要工錢了。)

貼 好井！想阮只樣大厝，肯欠你工錢啞不！(9.275-277 順治)⁸

(這怎麼好呢？想想我們這麼大的房子，肯欠你工錢嗎？)

益春覺得好笑，說我們房子這麼大，還肯欠你錢嗎？後句帶上益春這句話更能支持以上的識解。

下例中「句」也解讀為仍然、又之意，但前面加否定詞「不」，使句子由直陳式變為反詰問句。

(54) **貼** 亞娘都卜不梳，亞公亞媽知了，不句愛罵。(22.003 道光)

(小姐都不梳妝打扮，阿公阿媽知道了，不又要罵了嗎？)

但此處的用法特別帶有反詰的語氣。下句亦同。五娘和陳三私會，益春想抽身離去，留五娘和陳三獨處，五娘也想要離去，益春以反詰句加以勸阻：

(55) **貼** 三哥不句無通度啞娘你去。(18.072 順治)

(三哥不還是不能讓小姐你去嗎？)

下例中「句」出現於否定詞之後語氣也由直陳式變做疑問式，且為反詰問句。

⁸ 「井」來源不明，語意相當於難道，充當反詰問句的標記，語音做 tsann² (施 2013: 97-98)。

- (56) ㄍㄨㄥ 陳三雖好，不句是咱餉的？(22.071 道光)
 (陳三雖好，不還是咱們養的嗎？)

二之(二)節末尾指出，「句」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容易引發轉折的解讀，本節所論「句」出現在否定詞「不」之後可資比較，「句」相對於「不」的兩種結構位置引發不同的解讀。「不句」的「不」是反詰問句的標記，處於分解的 (split) CP 層中的語勢，語勢反映句字的語氣(如直陳式、疑問式、祈使式、感嘆式等)。「不」之後的「句」只能表示再、又之意，不能承載轉折意。「句」處於 TP 層中。CP 層已由「不」佔據，「句」表轉折意的可能性被排除掉。

(二)「夭」+「句」

「夭句」成為同義並列複合詞，依上下文的推論而觸發三種語意或功能，即仍然、轉折、程度加強的用法。⁹ 依次舉例如下：

1. 仍然

「夭句」為同義並列複合詞，意指仍然、還是：

- (57) 力伊心腹夭句未定。(12.032 順治)
 (仍然拿不定他的心思。)
 (58) 鏡担夭句不共爾挑？(9.721 順治)
 (鏡担還是不替你挑嗎？)

2. 轉折

以下例子中，「夭句」都兼有「還」(仍然)和轉折的額外意：

- (59) 我卜使你，夭句抵口？(5.454 順治)
 (我要使喚你，你還抵嘴？)
 (60) 你現磨鏡，夭句相諍。(21.057 嘉靖)
 (你明明磨鏡，還在爭吵。)

⁹ 「夭」iau² 釋義為 still、yet，出現於「夭句」(still)、「夭有」(still remain)、「夭無」(no more) (Douglas 1873: 169)。

- (61) 陳三汝夭句勞榮。(18.238 光緒)
 (陳三你還囉嗦。)

3. 程度加強

「可」*khah⁴* 是程度比較語，「夭句」可以用來做比較的進一步加強，如下例：

- (62) 阮公夭句可疼我。(11.056 嘉靖)
 (我阿公更加疼我。)

「阮公可疼我」是我阿公比較疼我，而加上「夭句」是我阿公更加疼我之意。「夭句」是「可」的加強語。

這裡「夭句」的更加之意是由「句」的原意依舊演化而來的，英語的 *still* (仍舊) 也可以用作表比較級 *better* 的加強詞，這裡的「句」和 *still* 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 「亦」+「句」

和「夭句」一樣，「亦句」*iah⁴-ku²* 形成同義並列複合詞，兼有仍然和轉折之意，使語意更加明確。

- (63) 雖是謝，亦句好。(13.204 順治)
 (雖是凋謝，還是好(花)。)

(四) 「才」+「句」

「才句」*tsiah⁴-ku²* 連用形成焦點標記，比如 (64) 句表示，林大爹有錢而不是他人有錢。(65) 句表示，唯有他有錢。

- (64) 林大爹伊才句有錢。(22.054 道光)
 (林大爹他才有錢呢。)
 (65) 伊才句有錢。(18.092 光緒)
 (伊才有錢呢。)

四、「句」並列式

「句」可以不連續出現，形成貫連兩個平行謂語的構式，這種句例極罕見。誠如匿名評審所指出的，(66) 是對舉並列詞的並列句，其句法特徵是，兩個謂語共享主語。如假定連詞「句」是單句的中心語 (head)，做為主謂語間的顯性接榫，那麼漢語中每個單句在形成並列句之前都需要出現中心語「句」，缺一不可。我可以預測「(*句) 未親淺。句有一處破相」，其中第一個「句」不可省。兩個中心語組合時可能有對協關係。本文主旨不在討論對等結構，對等結構和連詞的關係如何，需另文深究，此處只能點到為止。

- (66) 句未親淺。句有一處破相。(6.168 嘉靖)
 (又不漂亮，又有一處缺陷。)

以下的例子，「句」X「句」Y 形成關聯連詞，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又」X「又」Y，重複的「句」用來連結兩個事態。

- (67) 淨 昨暮共啞公去收租。(5.619 順治)
 (昨天，跟阿公去收租。)
 佃戶句劊雞做粿請啞公。(5.620 順治)
 (佃戶又殺雞做糕點請阿公。)
 你句夾一個雞腿乞小七食。(5.621 順治)
 (你又挾一個雞腿給小七吃。)

和 (66) 不同，(68) 是兩個彼此獨立的句子，雖然謂語相同，主語卻不同，應分析為兩個單句。

- (68) 你腳酸，我腳句酸。(25.007 順治)
 (你腳酸，我腳一樣酸。)

這裡「句」應看成副詞，它的一樣意應當是由「故」的較早期語意（即仍舊）引申而來的，仍舊的不變性引申出一樣性，即你腳酸，我腳一樣酸，反映兩者腳酸的相同性。兩個謂語相同容易促使「句」解讀為一樣之意。

多重語意的「句」的詮釋視語境及句中的結構位置而定。「句」的語意詮釋與其在句中的結構位置有密切的關係，「句」通例在否定詞之前出現，帶有與某種認知相悖的「竟然」、「卻」之意，但也有少數出現於否定詞之後，句子語氣由肯定式變為反詰問句，如「亞娘不梳粧，亞公亞媽知了，不句罵？」（18.015 光緒）中「不句罵？」是「不又罵了嗎？」之意。除結構位置外，「句」的雙音化使語意更加明確，比如「夭句」指「還」、「仍然」之意，如「夭句欠一點胭脂」（11.125 順治）。雙音節化的傾向又可以從「句可」（更加）看出端倪，「句可」用於程度的加強，常出現於比較句，如「生得句可親淺伊」（8.069 嘉靖）（長得比他俏麗）。

以上明清時期戲文中「句」的語意功能，分成兩個部分進行：(1)「句」在前構式；(2)「句」在後構式。第一種構式中，「句」後頭可接「是」、「有」之外還可接否定詞、情態詞或直接接動詞，在這類構式中，「句」都表示轉折之意，但是若出現於方位詞組+靜態動詞之前則表示仍舊之意，在比較級副詞 *khah*⁴「可」（＝「較」）之前充當程度加強詞；在第二種構式中形成「夭句」、「亦句」等同義並列複合詞，「句」也可衍生出不連續的平行的並列構式。

五、綜合討論

明清戲文除萬曆刊本外「句」做「故」的借音字，「故」有原本、常常、仍然之意（張 2008：532-535），張相的舉例都是唐宋詩詞，其實「故」有依舊、仍然之意，魏晉時期就有了（太田 1988：66-67，1991：46-47；江 1988：71-72），如「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冥祥記》）。明清戲文的「句」傳承自魏晉六朝的「故」，再進一步推展其他的語意及功能，從「仍然」延伸出「再次」、「轉折」、「更加」之意，甚至兩事並列的關連的連詞功能。此外，從單句推廣至複句。語義功能的推展都有脈絡可循，語義推陳佈新有淵源可溯，比如「依舊」和「再次」的推移關係可從事態的時間結構來理解。「依舊」是事態在時間的進程中持續不變。「句」做這樣解讀時，「句」（仍舊）所限定的事態是靜態的持續，也

可以是動態的進行，兩者都沒有終結點。「句」用來限定有始有終的完整事件就轉入「再次」的語義，「依舊」的不變意不可能和有終結點的事件相容，就需要靠事件的反復來促使有終結點的事態變為可以持續不斷的無終結點的事態。一旦帶上「再次」之意，「句」就有串連兩個事態的功能，從串連兩個事態再提升到串連兩個語言單位，即從涉事 (de re) 轉為涉言 (de dicto)。

「句」連結兩個事態的功能可以推廣到轉折的功能。所謂轉折是指說話者在論斷 (asser) 某個事態或命題時，再額外加上「句」來表示說話者對這個事態的主觀的感情 (expressive) 語意 (Potts et al. 2009)，即論斷某個事態，同時藉著「句」表示與設想中的襯托事態語意相悖。如「做尼姑，句著受得磨」(5.076 順治)(當尼姑，卻要受得了折磨)，從「做尼姑」推論過好日子，「著受得磨」加上「句」就表示「著受得磨」(得受折磨)和推論意(過好日子)相牴觸，這就成就了轉折意。此外，「句」程度加強的功能(即更加之意)是由早期語意「依舊」的持續不變意蛻變而來的，「好」的加一級是「更好」，「依舊更好」就是「更好」的外加一級。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句」的「依舊」和「轉折」意可以並存，即「句」產生轉折意時，並沒有擺脫依舊、依然意，可見「句」還處在 Heine (2002) 四階段語意演變論的第二階段，即過渡期。表依然的時間舊意和表轉折的新意並存，且還擺脫不了頑強的時間舊意。新的轉折意根據上下文所提供的信息推論而得，並未固定為「句」的詞彙語意。英語的 still 兼有依然舊意和轉折新意，和閩南語「句」的新舊意並陳有異曲同工之妙 (König and Traugott 1982)。¹⁰

帶有多重功能「句」的語意選擇須靠上下文所提供的信息。為了解決語意兩可的現象就採取語詞複合化的途徑。通常以同義並列的方式形成兩音節或甚至三音節的複合詞，如「夭句」帶有仍然、轉折、程度加強的用法，可以看出複合化之後，語意持續擴展，同義語詞並列兩者雖然語意冗贅卻彼此加強，有助於信息的有效傳達。時間越到現代，同義並列複合化頻率越高。明清時期初見複合化的端倪，我們可以看出歧義的化解至少有兩種策略：一是從上下文或語境得到化解歧義的線索，二是單詞的複合化，後者似更能促使語義的轉變從第二階段跳躍至第三階段。

閩南語多重功能詞「故」十六世紀以來的演變可以概略濃縮成表一：

¹⁰ Hopper (1991) 提出語法化的五個通則：layering、divergence、specialization、persistence、de-categorization。明清戲文中的「句」語意演變反映這五個通則中 layering (層次) 和 persistence (存古) 兩個原則在起作用。一來，「句」的新舊意並陳，二來，「句」的舊意存而不廢。

表一：「故」多重功能的演變

語意／功能 \ 時期	明清時期	釋義
與經常一樣，仍然	句、亦句	仍然，還
轉折	夭句	卻
再次	句	又，再
程度的加強	句（可）	還
兩事並陳	句……句……	又……又……

從表一可以看出，十六世紀以來「故」演變的大略情況，其中有保守、也有創新的部分，明清時代「句」帶有仍舊、轉折、程度加強、並列的語意和功能，但是表再次意的同義並列複合詞因「夭」或「亦」的參與而語意更明確。

六、結語

本文依據明清時期的文本（即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探究源自古漢語「故」的「句」在明清時期閩南語中的演變情況。「句」的原意是依舊，依同義可因與有終結點的完整事件連用而產生再次之意，因再次意而產生連結兩個事態或語段的新功能，而這種連結功能因上下文的語用推論而興起已轉折或轉折的語意，另一個演變的途徑是由「句」的持續不變意推廣至程度階層中的程度加強。省視明清戲文顯示，「句」常兼有仍然意和轉折意，但轉折意是依上下文的信息推論而得。本文也觸及這個語詞同義並列的複合化問題，同義並列有助於歧義的化解和語言信息明確的表達。

此外，從功能詞的階層結構而論 (Rizzi 1997)，「句」的各種語意或功能和它的階層結構的位置有密切的關係，「仍舊」、「再次」與事態有關，應屬於 TP 階層，而程度加強則屬於 VP 階層，轉折意反映語者主觀感情的語意，超越命題範圍，表示涉言語勢，應屬於 CP 的層次。「句」在動詞或其他功能詞之前容易引發轉折意，反之，「句」在其他功能詞（如「不」）之後承載轉折意的可能性被排除掉。總之，「句」的語意詮釋和它所處的結構位置息息相關。

（責任校對：孔令安、李育憬）

引用書目

- 太田辰夫 Ōta Tatsuo 著，江藍生 Jiang Lansheng、白維國 Bai Weiguo 譯，《漢語史通考》*Hanyushi tongkao*，重慶 Chongqing：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1991。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xi yuyanxue jiaoyanshi 編，《漢語方言詞匯》*Hanyu fangyan cihui*，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1995。
- 江藍生 Jiang Lansheng，《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Wei Jin Nanbeichao xiaoshuo ciyu huishi*，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1988。
- 江藍生 Jiang Lansheng、曹廣順 Cao Guangshun，《唐五代語言詞典》*Tang Wudai yuyan cidian*，上海 Shanghai：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1997。
- 吳守禮 Wu Shouli 校註，《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Ming Wanli kan Lizhiji xiwen jiaoli*，臺北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1a。
- _____，《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Ming Jiajing kan Lijingji xiwen jiaoli*，臺北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1b。
- _____，《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Qing Guangxu kan Lizhiji xiwen jiaoli*，臺北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1c。
- _____，《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Qing Shunzhi kan Lizhiji xiwen jiaoli*，臺北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1d。
- 泉州市文化局 Quanzhoushi wenhuaju、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Quanzhou difang xiqu yanjiushe 編，《荔鏡記荔枝記四種：第三種清代道光刊本《荔枝記》書影及校訂本》*Lijingji Lizhiji sizhong: di san zhong Qingdai Daoguang kanben Lizhiji shuying ji jiaodingben*，北京 Beijing：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2010。
- 施炳華 Shih Ping-hua，《荔鏡記匯釋》*Lijingji huishi*，臺南 Tainan：施炳華 Shih Ping-hua，2013。
- 張 相 Zhang Xiang，《詩詞曲語辭匯釋》*Shi ci qu yuci huishi*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 張萬起 Zhang Wanqi 編，《世說新語詞典》*Shishuo xingyu cidi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98。

- 楊秀芳 Yang Xiu-fang, 〈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Lun ‘gu’ de xuhua ji qi zai Min fangyan zhong de biao xian”, 《臺大文史哲學報》 *Taida wen shi zhe xuebao*, 60, 臺北 Taipei: 2004, 頁 199-242。doi: 10.6258/bcla.2004.60.06
- 楊樹達 Yang Shuda, 《詞詮》 *Ci qu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9。
- 裴學海 Pei Xuehai, 《古書虛字集釋》 *Gushu xuzi ji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蔡維天 Tsai Wei-tian, 《從微觀到宏觀：漢語語法的生成視野》 *Cong weiguan dao hongguan: Hanyu yufa de shengcheng shiye*, 北京 Beijin: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5。
- 蔣冀騁 Jiang Jicheng、吳福祥 Wu Fuxiang, 《近代漢語綱要》 *Jindai Hanyu gangyao*, 長沙 Changsha: 湖南教育出版社 Hunan jiaoyu chubanshe, 1997。
- 羅竹風 Luo Zhufeng 主編, 《漢語大詞典》 *Hanyu da cidian* 第 5 冊, 上海 Shanghai: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Hanyu da cidian chubanshe, 1993。
- 太田辰夫 Ōta Tatsuo, 《中國語史通考》 *Chūgokugoshi tsūkō*, 東京 Tokyo: 白帝社 Hakuteisha, 1988。
- Douglas, Rev.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3.
- Heine, Bernd.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and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2, pp. 83-101. doi: 10.1075/tsl.49.08hei
- Hopper, Paul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1, pp. 17-36. doi: 10.1075/tsl.19.1.04hop
- König, E. and E. C. Traugott. “Divergence and Apparent Con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t* and *still*,” in M. Macaulay and R. D. Gensler,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pp. 170-179. doi: 10.3765/bls.v8i0.2029
- Lien Chinfa. “Interpreting 都 *to*¹ TO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 *Lingua Sinica*, 1.9, 2015, pp. 1-18. doi: 10.1186/s40655-015-0009-1
- Michaelis, Laura A. “Continuity Across Three Scalar Domains: The Polysemy of Adverbial *still*,” *Journal of Semantics*, 10.3, 1993, pp. 193-237. doi: 10.1093/jos/10.3.193

- Paris, Marie-Claude. "Encore *Encore* en Chinois: *Hai* et *Haishi*. *Cina* 21," 1988. Reprinted in Paris, M.-C. *Linguistique Chinois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L'Harmattan, 2003, pp. 69-88. doi: 10.1163/19606028_033_01-05
- Potts, Christopher, Ash Asudeh, Seth Cable, Yurie Hara, Eric McCready, Luis Alonso-Ovalle, Rajesh Bhatt, Christopher Davis, Angelika Kratzer, Tom Roeper & Martin Walkow. "Expressives and Identity Condi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40.2, 2009, pp. 356-366. doi: 10.1162/ling.2009.40.2.356
- Reichenbach, Hans.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47.
-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1997, pp. 281-337. doi: 10.1007/978-94-011-5420-8_7
- Yeh Meng. "On *Hai*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 26.2, 1998, pp. 236-280.
- Zimmermann, Malte. "Discourse Particles in the Left Periphery," in P. Portner, C. Maienborn & K. von Stechow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pp. 211-213.

Interpretation of 句 in Early Southern Min Texts: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Lien Chinfa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flien@mx.nth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lyfunctionality of the word 句 koh⁴, originating from 故 koo³, in Ming and Qing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句 in these early texts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al sense as well as the context-sensitive meanings. I take the original sense STILL of 句 as a source to motivate the extension of senses: persistence of STILL led to the sense of AGAIN, which developed the function of linking two events or two discourse fragments. The linking function yielded the concessive meaning prompted by pragmatic inferencing, and the uninterrupted invariance brought about the function of gradable intensifiers. The paper also deals with compounds featuring the juxtaposition of 句 with another synonym. The occurrence of compounding helps disambiguate the polyfunctional 句 and enhances clarity. In sum, based on textual evidence, I argue for the coexistence of an early sense of STILL and a new sense of concession in 句. However, this concessive sense induced by pragmatic inferencing based on information from the context has yet to be conventionalized as part of the lexical meaning.

Key words: Ming/Qing playscripts, Southern Min, pragmatic inferencing, concession

(收稿日期：2016. 5. 16；修正稿日期：2016. 8. 15；通過刊登日期：2016. 12. 15)

